

新華文摘叢刊

遊美印象記

愛倫堡等著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新華文摘叢刊

遊美印象記

愛倫堡等著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 錄

愛倫堡：

- 我對美國的印象…………… (1)
- 遊美印象記…………… (6)
- 黑人在『自由美國』…………… (43)
- 覆勞倫斯先生(關於了解美國的問題)…………… (56)
- 作家的呼聲…………… (64)
- 自然的法則…………… (71)

柯爾內楚克：

- 『自由的』美國是怎樣接待我的…………… (86)

艾斯勒：

- 我尊敬美國共產黨並愛美國人民…………… (94)

- 編者後記……………(101—103)

我對美國的印象

愛倫堡

幾小時後，我將離美赴歐，我在美勾留兩月，承美國同業邀請，極感愉快。我生平已見過許多事物，但不訪美國，實在說不上瞭解世界與人類。

我在紐約看到過一種雪茄，售價二百元，只供幾天抽吸，我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又看到一個八口之家，只掙二百元一年。

我在美國看到過許多理想主義者，也看到了一些真正的奴隸驅使者，我看到了莊嚴偉大的大學，也看到『獅羣』俱樂部主催的宴會，席間那種吊褲帶或電灶商人對僕役們咆哮如雷，其威武又如雄獅。

在密蘇里州羅克遜城，我有一次想買杯酒，有人對我說『酒是禁止的』。另外有人勸我駕車到鄰州去買。當我們的車到達兩州邊界時，有人招呼我

們過橋，要我們付一元半錢，因為橋是私橋，而人們對我的解釋是：『我們尊重私有財產。』由此可見在有些情形之下，美國聯邦或州的政府權力極大；但在另一種情形之下，政府竟毫無權力。

如果不是美國記者老說美國自由而蘇聯缺乏自由，我想不到提起下面這一事實：我曾在田納西州居住，那裏竟禁止講解達爾文的『進化論』。至於在我們蘇聯，反猶宣傳是禁止的。

那一種做法好呢——禁止進化論，還是禁止反革命的行為？……

我還記得，南斯拉夫大選時，有些人因為醜顏事敵被剝奪了選舉權，美國報紙曾對這事情大表不滿。我可在密西西比州住過，那一州有一半人口沒有選舉權。

那一種做法好：取消黑良心的人的選舉權好，還是取消黑皮膚的人選舉權好？……

我在美國看到許多堂皇的事物：例如使生活舒適的幾千種東西，紐約的壯麗景象，第特律的工廠，巨大的田納西水電工程，以及高度的物質生活水準。但是我們看到的最美麗的東西，還是美國人民精神上的可塑性。

美國人民年青，它有時使人想到少年。它已經

實現了技術上偉大的成就，我相信它一定能創造一種新的人類文化。它賦有一種真正的智慧。它有好幾種高尚的特質：直率而剛毅，勤懇而有力。它勇敢向前，但不取直徑，有時不免兜圈子，走冤枉路，但它始終在前進；這對於我們正是一種鼓勵：美國人將協助人類，共抵康樂之門。

我在美國看到過許多我所喜愛的事物，也看到了許多我所厭惡的事物。我回國時，決定加以嚴格的批評。我對於批評我們蘇聯的美國人，也並不反對。

有人說，他們的所以造謠生事，是因為據說蘇聯不許他們入境。不過，我確實知道，莫斯科駐有許多美國記者，有的據實報導，有的報導歪曲。有的抱怨着自由受了限制，常說他們（戰時）在蘇境遊歷，總有蘇聯外交委會的代表奉陪。

當我此番在美國遊歷時，我也有國務院的代表陪伴。我可不僅不怨自由受拘束，並且對於關切之情，無任銘感。

雙方當局對於外來記者態度顯然與對他們國家與人民的態度，並無多大關係。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訪美，專來觀摩和求知。但是在有些到過莫斯科的記者中，顯然有不少是蘇聯的仇敵，他們在未入蘇

境以前，對報導些什麼早已胸有成竹。

我打算談一談報紙，因為我對於他們的態度深感遺憾，大而嚴肅的報紙，爲了聳人聽聞，大登關於蘇聯的虛偽報告，企圖叫人相信美蘇兩國不免戰爭。

我要大聲疾呼：戰爭不會發生！萊因河與易北河上的兵士們，以及在斯大林格勒與諾曼第犧牲的英雄們，都可以爲它保證。

我在訪美的兩個月中，美國反蘇運動正掀起了高潮，我真想一怒而去，但是我不僅看到了報紙，也看到了它們的讀者。我知道美國人民並不要戰爭，他們記得斯大林格勒，他們對蘇聯人民並無惡感。

我們這兩個大國，人民都偉大而高尚，爲什麼要爭吵？我們的利益真有尖銳的衝突嗎？沒有。使我們隔閡不是別的，就是那些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誹謗者所製造的一種迷霧。

此刻我向我的美國友人道別。我要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兩國人民能相親相愛，什麼時候那種愚蠢而罪惡的關於三次大戰的言論會終止，什麼時候我們會像兄弟一般重逢。我不知道時間，但確知其地點，即在法西斯思想的殘骸之上。

我相信不久美國人民會制服它的暴徒：法西斯份子，以及夢想發動打到莫斯科去的十字軍的人們。
○同時我要親愛地告訴美國，謝謝它的友善的招待，謝謝它的好意，謝謝它的坦率誠懇。再見。

（于友譯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

遊美印象記

愛倫堡

一

現代的哥倫布們無需多浪費時間，乘一架『星座』型飛機用不了二十四小時就橫渡過大西洋。這飛機漂亮、舒適，有汽溫調節裝備，即使在高空，耳內也不感覺痛苦。給了我們一張指南，說倘在大洋中被迫降落時，最好把鞋子脫掉，跳入一隻小橡舟裏。這個忠告並不使我十分動心。我的錶上的指針可使我糊塗起來，錶上指着早晨七點鐘，但到達目的地却在半夜。我們還在喝着歐洲式的早茶時，美國人已經上床睡覺了。

一下飛機，興奮的新聞訪員們立刻盤問起我來，問我對美國怎樣喜歡，那時我能說什麼呢？是說海關官吏的敏銳明察？還是說記者們的愚昧盲目？

我知道有些美國的新聞記者去俄國時都帶着一本預先備好的關於我國的書（有時裝在腦子裏，有時帶在公事夾裏）。我不想去學他們。我要仔細向周圍看看，並試去了解一切爲我所見到的。

我生平走過許多地方，足跡遍全歐。有時我想，我是不會再少見多怪了，到了美國，我才知道這裏有許多是出乎我意想之外的。這裏的城市、樹木風俗習慣——一切都不同。此處夏天極熱，但不是歐洲的那種熱；潮溼悶鬱，像在養花的暖室內似的。這兒橄欖大過梅子，但味道欠佳。人們做起姿勢來，用腿比用手臂的時候還多。戲院中的觀眾如表示讚許時，就吹起口哨吵得人耳聾。

不了解美國，就不會了解『現代化』的意義，人們曾獻給她千百種頌辭，她易於被誇揚，也易於被嘲笑。這個國度不僅與衆不同，而且千面萬貌，難於了解。用短文要寫出生動的而又常互相矛盾的印象是很困難的。這裏，在技術的複雜性後面隱藏着精神的單純性，而在此種單純性之後——則又是意想不到的複雜。

我對美國文學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西歐難得有什麼作家比得上海明威、福克納、史坦培克、或卡地威爾。此外我還可以試舉兩三個名字。但在這

些作家之後則是一片空虛——刊在插圖週刊上的那些小說，都是那麼低級無聊，在歐洲使最不認真的讀者也不敢領教。這兒沒有中間文學，正如沒有四五層樓的建築一樣。紐約的摩天樓是地理環境使然：這是一個建在許多小島上的大都市，但在任何外州的小城市中，我們却可以看到幾千所一層樓的房屋圍着鶴立雞羣的幾座摩天大廈。

在大西洋城車站，那代替衣帽間的自動存物處使我驚嘆不置，投進一枚錢幣，得到一個鑰匙就可以自己把行李收藏起來，我正要對我的美國同伴說『你們真會使生活變得安適啊』，還沒有開口我又注意到一間黑暗而吵鬧的房間，寫着『專爲有色人種所用』，一些黑人和黑白混種人在裏面打盹。在密西西比州我看到一個農場主人的家庭，其中有電冰箱、洗滌機、一架精美的收音機和新奇的通風器。這園主很安靜的和我解釋黑色皮膚的人根本不能算人，收音機和通風器，在這位蓄奴者的心靈發展上是並沒有任何反映作用的。

我在幾個大學城裏逗留過，美國曾費了許多精神提高知識水準至適當高度，我看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和實驗室，我看見萬人矚目的科學家，但在田納西州，教授告訴我說他們沒有在學校中講解進化



論的權利；當地法律禁止任何違反聖經上亞當夏娃神話以外的解說。

美國一切城市裏都有『獅子俱樂部』，我有幸參加過某城中一個這種俱樂部的宴會，實業界人氏羣賢畢聚，每人佩帶一個條子，說明他的營業所在地和性質；吃飯和營業原來還有密切關聯。在到會者開始吃他們的蜜餞水果、蛋黃乳醬和火腿葡萄乾以前，主席先用一個木槌敲着桌子叫道：『向獅子們致敬！』這些中年實業家們立刻站起來同聲叫道：『鳴——鳴——鳴——鳴——。』我不覺愕然却避，但他們解釋說他們是在仿倣獅子吼。

× × ×

自然，這些身佩掛條的實業家們所做的口技並無害於事，但是除此以外，還有更可怕的景象，最近在喬治亞州，三K黨舉行了一次遊行，這個假裝是祕密的而實是公開的幫會的會員，頭上戴着小丑的套巾，宣誓効忠於他們本地法西斯Fuhrer（編者註：德文『元首』之意，在納粹德國，稱希特勒為Fuhrero），他們稱之為『龍頭幫主』（Grand Dragon）的，然後發誓說要吊死幾個黑人，弄死幾個自由思想者。

盡人皆知美國是拜金的。除去幾百正式的教堂

和教派外，另外還有一種崇拜——金錢。一位藝術評論家介紹給我一個青年藝術家後，反覆地說出他的姓氏，跟着鄭重其事的說道：『值三千元！』一次在一個餐廳裏，司儀宣告說三位貴賓駕臨了：一個坤伶、一個參院議員、和一個商人，『他從開戰以來營業總額增加了三倍』。我參加過許多宴會，其中節目差不多都是這樣：先是每人都大嚼他們的雞雞，接着講演者們滔滔地講一陣；隨後一個女歌手唱起靡靡的小調；末了一個牧師爲慈善事業募捐，他朗誦着慷慨解囊者的姓名：『史密斯先生捐五百元。』大家鼓掌了，史密斯先生站起來鞠躬。

人們不大清楚的是：在美國，除了活躍興旺的生意人外，還有天真的做白晝夢者和崇高的理想主義者。我遇到一位著名的發明家，他放棄了一筆大財源，因爲怕他所發明的機器剝奪了幾十萬工人的麵包。我和一些烏托邦主義者談過，他們寢食俱廢的把精神和財力供獻於成立一個『世界政府』的幻想計劃。在一個城市裏我發現了一羣怪人，他們深信由世界語之助，就能使原子彈無能爲力。到處都有保障黑人權利的團體。每年都有無辜的黑人被判罪在電椅上處死，每年善良的美國人們都抗議種族的野蠻制度。誠然，崇拜金錢在美國是存在的，但

在美國也有人省下買一雙鞋錢或幾張電影票的錢，送禮物給南斯拉夫的兒童們。

美國人稚氣的地方多得很，他們不會矯揉造作；他們直率、好奇、而且吵鬧。美國的最古老的部分叫作新英格蘭。在美國什麼都新，什麼都年輕。但在新俄爾連斯的『法國地』還保存着十七八世紀所建的房子，這種房子在歐洲隨處都有，最不辭辛勞的遊歷者也不會注意它，但新俄爾連斯的這個『古地區』簡直像旁貝古城了（編者註：Pompeii，在意大利那不勒城附近，公曆七十九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因而埋沒，至十九世紀才被發掘出來：城中市街建築和日用器具，一如往昔。）——成了真正遊覽觀光的中心。這裏幾乎每所房子內不是有一個古董舖便是有個舊式的旅館。極鬱熱的一天我到新俄爾連斯去（這裏離赤道不遠），一家裏壁爐中還生着熊熊爐火——爲的是重新造成那過去時代的風味，淌着熱汗的美國人們坐在火旁喝着冰水；他們必得在一所『古』屋中消磨幾分鐘，要想了解美國人必須記住這個國家的年齡。

這兒的人民喜歡到處漫遊，如果坐在屋裏，他們也常常跳起來換換座位；他們隨時準備從一城遷到另一城，一州遷到另一州，生在那裏就住在那裏

的人他們認為是希罕的。

再沒有比英國人的性情習慣和普通美國人的性情習慣更為相反的了，英國人多禮而淡漠遲鈍；他願意在他祖父的房子裏一住便住一輩子；他定做衣服要最好的料子，希望要不穿到老死也要穿到下一次選舉。美國人是只喜歡新衣服，他幾乎還沒有把他的住房佈置好就又開始尋找新居，他從來不定做衣服；何必定做？在那個舖子裏他都能找到一套便宜的做得很好的成衣，足能穿一些時候，然後丟掉。他願意買一件值不得一洗的襯衫，他尊崇古老的寶石，但更喜愛光閃閃的新領帶——以及吵鬧。

美國的歷史的確是一部新的歷史。在此我或可提到，學校中孩子們所學的歷史竟像是各州不同，在北部，把南方人叫作『奴隸制度之保衛者』，在南部就把北方人稱為『壓迫者』。糾紛的爭論在這裏常常掩藏了歷史的感情，對於普通美國人，好像整個一個時代都在晨報和晚報間度過了；他往往在晚上已經記不清在早上什麼事曾使他煩擾過，一位太太向我說：『不要看這本小說了，這不是新的了，還是兩年以前出版的。』

我和愛因斯坦教授（編者註：德國籍的猶太人，現代著名自然科學家，納粹上台後流亡美國。）

談起各大報紙的反蘇運動，我指給他一篇文字，裏邊幾乎把恢復斯大林格勒描寫成一件『蘇維埃帝國主義』的行爲。愛因斯坦教授答道：『這些文字是爲給已經忘了什麼是斯大林格勒的人看的。』他接着告訴我說，在非洲有些部落中，是拿事物或現象起人名的：『山』、『棕』、『欄』、『黎明』、『鷹』，部落中一個人死掉了，他的名字就成了禁忌，不許再說，於是必得對這些物體或現象等另想新的名詞。這樣的部落顯然是既不會有傳說也不會有傳統的。

二

反蘇理論家喜歡把蘇聯描寫成兵營似的樣子，其中每個人都不容許有獨特的個性存在。蘇聯讀者要覺得有趣吧，有些美國編者看見我們三個訪問者時，驚訝起來說，『怎麼，他們看來彼此不大一樣呢。』

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國家像美國這樣標準化得如此完全，我到過幾十個美國城市，它們彼此間都沒有法子區分，每城都有它一條『大街』——主要的街道——街上有時裝店，一家電影院，和賣香煙與『可口可樂』的照明的廣告。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從照片上把一個城的『大街』和一百個其他城

中的『大街』分別出來。當然，紐約是有它自己的特性的，然而美國人老是埋怨說：『紐約並不是美國。』在伯明翰城和聖路易城的居民眼中看來，這五方雜處的巨人似的紐約，直如一個自由思想家們的大本營或巢穴。

紐約的外表使遊覽者爲之驚駭，有一個建築家把這都市叫作『破滅的仙境』，我看它也可以叫作『仙境的破滅』，它一味向上方聳長着，變成一座高大的鋼骨水泥的森林，到夜則像是有着許多點燈光的小屋在高山。它是五光十色，吵鬧嘈雜，令人疲倦。它包括幾十個各別的小城市——黑人的、猶太人的、意大利人的、波多黎加人的、德國人的，和其他區域。唐人街裏，理髮匠們廣告牌子上寫着担保除去臉上的傷疤而不留痕跡。黑人區內有『襯衣醫院』和私人的當舖，破褲子可以拿到那裏去當錢。商人在五十七號路賣着歐洲的藝術傑作。大富翁的太太們穿着海狸皮大衣在第五號路上閑躍。紐約是政治思想和藝術的中心，它正式名義上甚至還不是一州的首府，僅是個不關重要的小城市而已，然而它却是美國的首都，二三其他城市——舊金山、新俄爾連斯、波士頓——都還保存了各自的特點